



胡先骕褒奖后学著作

◎苇航

植物学家胡先骕(1894—1968)不仅自撰大量植物学方面的著作,还曾协助友人编印相关专业著述,如卢开运的《高等植物分类学》。卢开运,1898年生,湖北沔阳人,迁居天津,是学人、诗人卢弼之子。他就读南开中学,后留学日美,获康奈尔大学生物科学士学位。归国后,他先后任职燕京大学、北平大学等名校,1949年成为河北大学生物系教授。

卢氏父子与胡先骕皆有交游。有人淘得著者自印本《高等植物分类学》,即1934年北平琉璃厂斌兴印书局代印本,为此写入《我的胡先骕手迹收藏》,刊于《澎湃新闻·上海书评》。此书扉页有胡先生亲笔字“新建胡先骕校”,书中又有胡先生大量亲笔批校。这个版本很稀有。《高等植物分类学》还曾公开出版。《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》记载:“1934年12月,卢开运著《高等植物分类学》由中华书局出版,胡先骕为之校阅,并作序推荐。”

中华书局的确出版过此书。胡先骕的名气很大,即便在民国时期,我乡如皋也有人读过他的作品。像管维霖老人一直喜爱的《中国植物图鉴》(开明书店出版),就有胡先骕先生的序言。如皋书市去年散出一位当地昆虫学爱好者的藏书,其中就有一册中华书局的《高等植物分类学》,蓝色精装本,外有厚纸护封。版权页上清晰地印有“民国二十五年印刷,民国二十五年发行”,属“大学用书”。又从书网调阅书影,1946年3月中华书局再版的《高等植物分类学》,版权页清楚地印有初版时间仍是民国二十五年。中华书局于1936年10月才出版《高等植物分类学》。通过比对胡先骕校本的书影与笔者的存书,中华书局版基本是按照胡先生修订后排版的,但也有少数文字又进行了再修订。总而言之,胡先生对于《高等植物分类学》的出版,贡献良多。

胡先骕的确为此书作序,录入中华书局版。序言实事求是地介绍了此书的价值,全书植物各科排列顺序采用《恩格勒植物志科》第一版,初学者不可不知。至于友人、同人卢开运,胡先生给予褒奖:“卢君开运治植物分类学有年,历在华北各大学任讲席。曾以历年讲授之经验编纂《高等植物分类学》一书,用功甚勤,其嘉惠学子者甚大,致可嘉也。”

《我的胡先骕手迹收藏》提及“对晚生后学,胡先骕只字不提自己的校改,褒奖卢开运”。褒奖很直接,校改一事其实有所留痕。胡先生于序言结尾写得很明白:“不佞治斯学有年,以全稿之校订见嘱。”既然是自己的“功劳”,大大方方地述及一下,实事求是,未尝不可。

绿茶画名家书房·白岩松

白岩松,1968年生,记者、主持人、作家。



白岩松书房 白岩松老师的书房里,书桌和书架呈三角之势,这是不是要把自己关在书堆里,不读个痛快不出来有意思呢?



从未名湖到新开湖: 郑克晟师友杂忆

郑克晟著
中华书局

本书系作者追忆著名学者、父亲郑天挺及其师友梅贻琦、陈寅恪、刘半农、胡适、傅斯年、夏承焘、魏建功、向达、罗庸、雷海宗、翦伯赞、周一良等生平、交游和学术成就,以及回顾其读书治学经历等文章的结集。收录约200幅插图,鲜活真实,极为珍贵。

蟋蟀在堂

李零著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本书是二十年来李零看重的一些发言、访谈、读书心得和随感的首次结集,渗透着作者“躲在学术后面”的感受和“奇思怪想”,是“人生片段”与“学术叙事”的交融,别具生趣。

晚清民初细菌学说与卫生防疫

姬凌辉著
四川人民出版社

自19世纪下半叶,细菌学说不仅逐渐改变了东西方医学的汇通焦点,同时还构成了近代中国学科生成的重要面相。本书以晚清民初为观察时段,以细菌学说的容受与卫生防疫机制的调适为主线,辅以重大疫情为历史剖面,呈现细菌学说在中国的“在地化”过程。

胡桃中的世界

[日]涩泽龙彦著 焦阳译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作者撷取有图案的石头、多面体、螺旋、卵形、纹章、时钟、怪物等诸多在历史上曾经被寄寓象征意味的事物,通过梳理这些事物的演变,探寻其意涵,旁征博引地书写了凝缩于符号与象征之中的另类思想系谱。

董宁文与他的《书脉人缘》

◎曲辰

董宁文凭借《开卷》的品牌,推出的书话随笔应该有数百种了。《开卷闲话》也出了十多集。而他真正为自己出版的“原创”书话,却只有《书脉人缘》(青岛出版社二〇一九年版)这一本。

十六年前,他有一册《人缘与书缘》,收在“六朝松艺文笔丛”里。当年,《开卷》杂志势头旺盛,正在筹办首届全国民间读书年会。我因一篇稿件与董宁文通电话,他说,过几天

有个聚会,有空可以过来坐坐。我是当天早上乘火车赶去南京的。各地来宾刚逛完朝天宫书市,我便与之随行,旁听了会议。会上我见到闻名已久的徐雁,还有后来一直保持联系的陈克希。董宁文赠送了《人缘与书缘》,以及刚出版的“开卷文丛”第一辑。回来后,我为本市晚报编发一个专版,报道了这次会议。《人缘与书缘》当时读过,印象中似乎不太满足,觉得他还有更多、更

词清意足 说禅案

◎苏姝

因春节的天气晴好,得了一点暖意,我便以为凛冬不再,可安稳地读点书了。孰知寒潮还是来了,于是,读书的事也就成了空想。但对于我这样年纪的人而言,读书已非纯粹的消遣了,更多的是安慰,间或亦是救赎,故一日内总须闲散地读一两刻的书,否则,整个生命即如缺了水的幼苗,没一点的活力。那么,一面冷天不可耐,一面读书不可止,只得折中去读篇幅短而意思好的书,恰好案头放有几本禅案。

佛经是顶好的文学,辞美而旨,旨婉而彰,颇与诗赋无异,而禅案则愈简深而微妙。翻开《碧岩录》,有一处说:“长沙一日游山,归至门首,首座问:‘和尚什么处去来?’沙云:‘游山来。’首座云:‘到什么处来?’沙云:‘始随芳草去,又逐落花回。’座云:‘大似春意。’沙云:‘也胜秋露滴芙蕖。’”词清意足,不可多得,难怪乎古来文士多有参禅案,看话头之癖好。

但因时代远隔、语言不通,有些禅案参究起来颇耗心力,如《古尊宿语录》载:“僧问:‘离四句,绝百非,请师直指西来意。’师云:‘我今日无心情,汝去西堂问取智藏。’僧至西堂问,西堂以手指头云:‘我今日头痛,不能为汝说得,汝去问海兄。’僧去问海兄,海兄云:‘我到这里却不会。’僧回,举似师,师云:‘藏头白,海头黑。’”倘不明白“头白”“头黑”出自唐宋俗谚“我已候白,伊更候黑”,纵可用心运思以为训释,终究不免“白是明头合,黑是暗头合”之类的牵附矣。

可我或许是个懒笨的人,且身处于寒冻之际,本不奢望悟彻,只想省去翻检字书或辞典的麻烦,好读书而不求甚解。何况达诂未必就略胜于臆断,不然,“救得猫儿”“唤作净瓶”云云又何益焉。



好的素材没有写,一直都在期待他的下一本。可是他一直都在“为人辛苦为人忙”,直到十六年后才有《书脉人缘》问世。

《书脉人缘》后记里说,有一部分写书人书事的文章选自《人缘与书缘》。我核实了一下,旧书里书香浓郁的篇什,基本上被挪了过来,有十五篇之多。但全书另外三分之二,都是新作。所以,《书脉人缘》完全称得上是《人缘与书缘》的全新升级版。